舊唐書/卷1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李宗閔　楊嗣復　楊虞卿　馬植　李讓夷　魏謇　周墀　崔龜從　鄭肅　盧商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七十七
列傳第一百二十七　崔慎由　崔珙　盧鈞　裴休　楊收　韋保衡　路巖　夏侯孜　劉瞻　劉瑑　曹確　畢諴　杜審權　劉鄴　豆盧瑑

► 趙隱　張裼　李蔚　崔彥昭　鄭畋　盧攜　王徽

崔慎由

崔慎由，字敬止，清河武城人。高祖融，位終國子司業，謚曰文，自有傳。曾祖翹，位終禮部尚書、東都留守。祖異，位終渠州刺史。

父 崔從

父從，少孤貧。寓居太原，與仲兄能同隱山林，苦心力學。屬歲兵荒，至於絕食。弟兄采椈拾橡實，飲水棲衡；而講誦不輟。怡然終日，不出山巖，如是者十年。貞元初，進士登第，釋褐山南西道推官，府公嚴震，待以殊禮。以父優免。弟兄廬於父墓，手植松柏。免喪，不應辟命。久之，西川節度使韋皐開西南夷，置兩路運糧使，奏從掌西山運務，後權知邛州事。及皐薨，副使劉辟阻命，欲並東川，以謀告從。從以書諭辟，辟怒，出兵攻之，從嬰城拒守，卒不從之。高崇文平蜀，從事坐累多伏法，惟從以拒辟免。盧坦在宣州，辟為團練觀察副使。

元和初入朝，累遷吏部員外郎。九年，裴度為中丞，奏從為侍御史知雜，守右司郎中。度作相，用從自代為中丞。

從氣貌孤峻，正色立朝，彈奏不避權幸。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，必抗章論列，請歸有司。選辟御史，必先質重貞退者。改給事中，數月，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、陝虢團練觀察使、兼御史中丞，賜紫金魚袋。入為尚書右丞。

淄青賊平，鎮州王承宗懼，上章請割德、棣二州自贖，又令二子入侍。憲宗選使臣宣諭，以從中選。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，每多奸譎，入朝二子，必非血胤，人頗憂之。從次魏州，田弘正以路由寇境，欲以五百騎援之，從辭之。以童奴十數騎，徑至鎮州。於鞠場宣敕，三軍大集。從諭以逆順，辭情慷慨，軍士感動，承宗泣下，禮貌益恭，遂按德、棣戶口符印而還。

其年八月，出為興元尹、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。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，每為中貴傳達意旨，欲其賂遺，從終不答。

穆宗即位，召拜尚書左丞。長慶二年，檢校禮部尚書、鄜州刺史、鄜坊丹延節度等使。鄜畤內接畿甸，神策軍鎮相望，逾禁犯法，累政不能制。而從撫遏舉奏，軍士惕然。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，必先遣帥守，從皆不受，撫諭遣之。群羌不敢為盜。四年，入為吏部侍郎，尋改太常卿。寶歷二年，檢校吏部尚書，充東都留守。

太和三年，入為戶部尚書。李宗閔秉政，以從與裴度、李德裕厚善，惡之。改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太子賓客，東都分司。從請告百日，罷官，物論咎執政。宗閔懼，四年三月，召拜檢校左僕射，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淮南節度副大使，知節度事。揚府舊有貨曲之利，資產奴婢交易者，皆有貫率，羊有口算，每歲收利以給用，從悉除之。舊制，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，節度使獨不在此例。從至，一例估折給之。六年十月，卒於鎮，贈司空，謚曰貞。

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，不交權利，忠厚方嚴，正人多所推仰。階品合立門戟，終不之請。四為大鎮，家無妓樂，士友多之。

崔慎由（本傳）

慎由，太和初擢進士第，又登賢良方正制科。聰敏強記，宇量端厚，有父風。釋褐諸侯府。大中初入朝，為右拾遺、員外郎、知制誥，正拜舍人，召充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。再歷方鎮，入朝為工部尚書。十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兼集賢殿大學士，轉監修國史、

上柱國，加太中大夫、兼禮部尚書。

初，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，情不相洽。及慎由作相，罷鄴學士。俄而鄴自判度支為平章事，恩顧甚隆。鄴引劉瑑同知政事。十二年二月，詔曰：「太中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兼禮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監修國史、上柱國、賜紫金魚袋崔慎由，繼美德門，承家貴位，搢紳偉望，禮樂上流。挺松筠之貞姿，服蘭蓀之懿行。自居名器，累歷清華。禁林才擅於多能，綸閣詞推於巨麗。物情愈茂，延譽甚高，再列二卿之崇，亟闡六條之化。爰加獎任，益委重難。屢啟嘉謨，俄參大柄，而周涉寒暑，備見器能。道已著於始終，思豈殊於中外！可檢校禮部尚書、梓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劍南東川節度使。」

咸通初，改為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等使，加檢校司空、河中尹、河中晉絳節度使。入為吏部尚書。移疾請老，拜太子太保，分司東都，卒。

子胤。弟安潛。安潛，字進之，大中三年，登進士第。咸通中，累歷清顯，出為許州刺史、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。乾符中，遷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等使。黃巢之亂，從僖宗幸蜀。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，奏安潛為副。收復兩京，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。龍紀初，青州王敬武卒，以安潛代。敬武子師範拒命，安潛赴鎮。至棣州，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，為師範所敗，朝廷竟授之節鉞。安潛還京師，累加太子太傅。卒，贈太師，謚曰貞孝。

子柅、艤。柅，景福中為起居郎。艤為右拾遺。柅累官至尚書。

從兄能，少勵誌苦學，累辟使府。元和初，為蜀州刺史。六年，轉黔中觀察使。坐為南蠻所攻，陷郡邑，貶永州刺史。穆宗即位，弟從居顯列，召拜將作監。長慶四年九月，出為廣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嶺南節度使，卒。

子 崔彥曾

子彥曾，有幹局。大中末，歷三郡刺史。咸通初，累遷太仆卿。七年，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徐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武寧軍節度使。

彥曾通於法律，性嚴急。以徐軍驕，命彥曾治之，長於撫養，而短於軍政。用親吏尹戡、徐行儉當要職。二人貪猥，不恤軍旅，士卒怨之。先是，六年，南蠻寇五管，陷交址，

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，分八百人戍桂州。舊三年一代，至是戍卒求代。尹戡以軍帑匱乏，難以發兵，且留舊戍一年。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。戍卒怒，牙官許佶、趙可立、王幼誠、劉景、傅寂、張實、王弘立、孟敬文、姚周等九人，殺都頭王仲甫，立糧料判官龐勛為都將。群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。乃剽湘潭、衡山兩縣，虜其丁壯。乃擅回戈，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，由濁河達泗口。其眾千余人，每將過郡縣，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，慮其邀擊。既離泗口，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，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。龐勛遣吏送狀啟訴，以軍士思歸，勢不能遏，願至府外解甲歸兵。便還家，彥曾怒，誅之。勛等擁眾攻宿州，陷之。出官帑召募。翌日，得兵二千人，乃虜奪舟船五千余艘。步卒在船，騎軍夾岸，鼓噪而進。元密發伏邀之，為賊所敗。時亡命者歸賊如市，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。九年九月十四日，賊逼徐州。十五日後，每旦大霧不開。十六日，彥曾並誅逆卒家口。十七日，昏霧尤甚，賊四面斬關而入。龐勛先謁漢高祖廟，便入牙城。監軍張道謹相見，不交一言，乃止大彭館。收尹戡、徐行儉及判官焦璐、李棁、崔蘊、溫廷皓、韋廷義，並殺之。翌日，賊將趙可立害彥曾，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。

子 崔胤

慎由子胤。胤，字昌遐，乾寧二年登進士第。王重榮鎮河中，辟為從事。入朝，累遷考功、吏部二員外郎，轉郎中、給事中、中書舍人。大順中，歷兵部、吏部二侍郎，尋以本官同平章事。時王室多故，南北司爭權，鹹樹朋黨，外結藩帥。胤長於陰計，巧於附麗；外示凝重而心險躁。自李茂貞、王行瑜怙亂，兵勢不遜，杜讓能、韋昭度繼遭誅戮，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；而待胤以宗人之分，屢加薦用。累遷中書侍郎、判戶部事。昭宗出幸石門，胤與同列徐彥若、王摶等從。車駕還宮，加禮部尚書，並賜號「扶危匡國致理功臣」。

三年，李茂貞犯京師，扈昭宗幸華州。帝復雪杜讓能、韋昭度、李磎之枉；懲昭緯之前慝，罷胤政事，檢校兵部尚書、廣州刺史、嶺南東道節度等使。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，胤密致書全忠求援。全忠上疏理胤之功，不可離輔弼之地。胤已至湖南，復召拜平章事。胤既獲汴州之援，頗弄威權。恨徐彥若、王摶發昭緯前事，深排抑之。俄出彥為南海節度。又摭王摶交結敕使，同危宗社，令全忠上疏論之。光化中，貶摶溪州司馬，賜死於藍田驛。誅中尉宋道弼、景務修。自是朝廷權政，皆歸於己，兼領三司使務。宦官側目，不勝其忿。

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，以德王監國。季述畏全忠之強，不敢殺胤，但罷知政事，落使

務，守本官而已。胤復致書於全忠，請出師反正。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。胤以天子幽囚，諸侯觀釁，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，頗怒季述之廢立，胤伺知之，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，伺其深意。每酒酣，德昭泣下，戩知其誠，乃與之謀曰：「今中外大臣，自廢立已來，無不含怒。至於軍旅，亦懷憤惋。今謀反者，獨季述、仲先耳。足下誅此二豎，復帝寶位，垂名萬代，今正其時。持疑不斷，則功落他人之手也！」德昭謝曰：「予軍吏耳，社稷大計，不敢自專。如相公委使，不敢避也。」胤乃割衣帶，手書以通其意。十二月晦，德昭伏兵誅季述。昭宗反正，胤進位司空，復知政事，兼領度支、鹽鐵、三司等使。

明年夏，朱全忠攻陷河中、晉絳，進兵至同華。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，慮汴軍逼京師，請罷知政事，落使務。其年冬，全誨挾帝幸鳳翔。胤怨帝廢黜，不扈從，遣使告全忠，請於岐陽迎駕，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。初，全忠至華州，遣掌書記裴鑄人奏鳳翔，言欲以兵士迎駕。及入京師，又上表曰：

臣獨兼四鎮，迨事兩朝，分數千里之封疆，受二十年之恩渥。微同物類，猶解感知，忝齒人倫，寧忘報效？臣昨將兵士，奔赴闕庭，尋過京畿，遠迎車駕。初因幕吏，面奉德音；尋有宰臣，頻飛密劄。或以京都紛擾，委制置於中朝；或以鑾輅播遷，俾奉迎於近甸。臣是以遠離藩鎮，不憚疲勞。昨奉詔書，兼宣口敕，令臣速抽兵士，且歸本藩，仍遣百官，俾赴行在。睹綸言於鳳紙，若面丹墀；認禦劄於龍衣，如親翠蓋。然知從來書詔，出自宰臣，每降宣傳，皆非聖旨。致臣誤將師旅，遽入關畿，比令迎駕之行，翻掛脅君之過。臣今見與茂貞要約，釋兩地猜嫌，早致萬乘歸京，以副八紘懇望。其宰臣百官已下，非臣輒有阻留，伏乞詔赴行朝，以備還駕。

昭宗得全忠表，怒胤尤甚。是月二十六日詔曰：

食君之祿，合務於盡忠；秉國之鈞，宜思於致理。其有疊膺異渥，繼執重權，遽萌狂悖之心，忽構傾危之計，人知不可，天固難容。扶危定亂致理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司空，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充太清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、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、判度支、上柱國、魏國公、食邑五千戶崔胤，奕葉公臺，蟬聯珪組。冠歲名升於甲乙，壯年位列於公卿，趣向有聞，行藏可尚。朕采於群議，詢彼輿情，有冀小康，遂登大用。殊不知漏卮難滿，小器易盈，曾無報國之心，但作危邦之計，四居極位，一無可稱。豈有都城，合聚兵甲，暗養死士，將亂國經。聚貔武以保其一坊，致刁鬥遠連於右輔。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，後則用度支使榷利令陳班聚兵；事去公朝，權歸私

室。百辟休戚，由其顧眄之間；四方是非，系彼指呼之際。令狐渙奸纖有素，操守無堪，用作腹心，共張聲勢。遂令濫居深密，日在禁闈，罔惑朕躬，偽行書詔。致茲播越，職爾之由。豈有權重位崇，恩深獎厚，曾無惕厲，轉恣睢盱，顯構外兵，將圖不軌！
朕以庶士流散，兵革繁多，遂命宰臣，與之商議。五降內使，一貢表章，堅臥不來，拒召如此。況又拘留庶吏，廢闕晨趨。人既奔驚，朕須巡幸。果見兵纏輦轂，火照宮闈，煙塵漲天，干戈匝野。致朕奔迫，及於岐陽。翠輦未安，鐵騎旋至，圍逼行在，焚燒屋廬。睹此阽危，咎將誰執？近者全忠章表，兼遣幕吏敷陳，言宰臣繼飛密緘，促其兵士西上，靜詳構扇，孰測苞藏，無功及人，為國生事。於戲！君人之道，委之宰衡，庶務殷繁，豈能親理？盡將機事，付爾主張，負我何多，構亂至此！仍存大體，不謂無恩。可責授朝散大夫，守工部尚書。

初，天復反正之後，宦官尤畏胤，事無大小鹹稟之。每內殿奏對，夜則繼之以燭。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，但以宮人掌內司事。中尉韓全誨、張弘彥、袁易簡等伺知之，於帝前求哀請命，乃詔胤密事進囊封，勿更口奏。宦官無由知其謀，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，以偵陰事。由是胤謀頗泄。宦官每相聚流涕，愈不自安。故全誨等為劫幸之謀，由胤忌嫉之太過也。

及全忠攻鳳翔，胤寓居華州，為全忠畫圖王之策。天復二年，全忠自岐下還河中，胤迎謁於渭橋，捧卮上壽，持板為全忠唱歌，仍自撰歌辭，贊其功業。三年，李茂貞殺韓全誨等，與全忠通和，昭宗急詔征胤赴行在。凡四降詔，三賜朱書禦劄，稱病不赴。及帝出鳳翔，胤乃迎於中路，即日降制，復舊官，知政事，進位司徒，兼判六軍諸衛事。仍詔移家入左軍，賜帳幄器用十車。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副使。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、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、副監、小使。內官三百余人，同日斬之於內侍省。諸道監軍，隨處斬首以聞。

昭宗初幸鳳翔，命盧光啟、韋貽範、蘇檢等作相；及還京，胤皆貶斥之。又貶陸扆為沂王傅，王溥太子賓客，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，韓偓濮州司戶，姚洎景王府咨議。應從幸群官，貶逐者三十余人。唯用裴贄為相，以其孤立易制也。內官既盡屠戮，諸使悉罷，天子宣傳詔命，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。而欺君蠹國，所不忍聞。胤所悅者閹茸下輩，所惡者正人君子。人人悚懼，朝不保夕。

其年十月，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，因擊鞠墜馬而卒。全忠愛之，殺會鞠者十余人，而疑胤陰謀，由是怒胤。初，天子還宮，全忠東歸，胤以事權在己，慮全忠急於篡代，乃與

鄭元規謀招致兵甲，以扞茂貞為辭。全忠知其意，從之。胤毀城外木浮圖，取銅鐵為兵仗。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。及友倫死，全忠怒，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，而應募者突然而出。四年正月初，貶太子賓客，尋為汴軍所殺。

胤傾險樂禍，外示寬宏。初拜平章事，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：「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，一旦終當為緇郎所壞。」果如其言。胤累加至侍中，封魏國公。初，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，憚河朔、河東，未萌問鼎之誌。及得胤為鄉導，乃電擊潼關，始謀移國。自古與盜合從，覆亡宗社，無如胤之甚也。子有鄰。

崔珙

崔珙，博陵安平人。祖懿。父頤，貞元初進士登第。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。四年，出為同州刺史，卒。頤有子八人，皆至達官，時人比漢之荀氏，號曰「八龍」。

長曰琯，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。又制策登科，釋褐諸侯府，入朝為尚書郎。太和初，累遷給事中，宣慰幽州稱旨。俄而興元兵亂，殺李絳，命琯平亂褒中，三軍寂然從命。使還，改工部侍郎。四年冬，拜京兆尹。五年四月，改尚書右丞。六年十二月，出為江陵尹、御史大夫、荊南節度使。八年，入為兵部侍郎，轉吏部，權判左丞事。開成二年，真拜左丞。時弟珙為京兆尹，兄弟並居顯列。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、吏部東銓事。三年，檢校戶部尚書，判東都尚書省事、東都留守、東畿汝都防禦等使。會昌中，遷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、興元尹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。以弟珙罷相貶官，琯亦罷鎮歸東都。五年卒。詔曰：

孔氏以顏、冉之行，首於四科；漢代以荀、陳之門，方之「八凱」。乃睠時哲，得茲令名，用舉飾終之恩，以抒殲良之嘆。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，誠明履正，粹密鄰幾，有子政之精忠，得公綽之不欲。禮樂二事，以為身文；仁義五常，自成家範。往以茂器，列於大僚。屬賢相受誣，廟堂議法，由長孺之道，以估正人；微京兆之言，豈聞非罪？既是魏其之直，益彰王鳳之邪。莊色於朝，群公聳視；讜詞不撓，淑問攸歸。歷踐名藩，皆留遺愛。居常慎獨，清則畏知。爰自青衿，迄於白首，厲翼之誌，始終不渝。未陟臺階，實辜公論；追榮左相，式示優崇。可贈尚書左僕射。

珙，琯之母弟也。以書判拔萃高等，累佐使府。性威重，尤精吏術。太和初，累官泗州刺史，入為太府卿。七年正月，拜廣州刺史、嶺南節度使。延英中謝，帝問以撫理南海

之宜。珙奏對明辯，帝深嘉之。時高瑀鎮徐州，承智興之後，軍驕難制，軍士數犯法，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，久難其才。會珙言事慷慨，謂宰臣曰：「崔珙言事，神氣精爽，此可以臨徐人。」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，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、徐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武寧軍節度、徐泗濠觀察使。

開成初，就加檢校兵部尚書。二年，檢校吏部尚書、右金吾大將軍，充街使。六月，遷京兆尹。是歲，京畿旱，珙奏泸水入內者，十分量減九分，賜貧民溉田，從之。三年正月，盜發親仁裏，欲殺宰相李石。其賊出於禁軍，珙坐捕盜不獲，罰俸料。會昌初，李德裕用事，與珙親厚，累遷戶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。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兼刑部尚書、門下侍郎，進階銀青光祿大夫，兼尚書左僕射。素與崔鉉不葉，及李讓夷引鉉輔政，代珙領使務，乃掎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，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，坐貶澧州刺，再貶恩州司馬。宣宗即位，以赦召還，為太子賓客，出為鳳翔節度使。

三年，崔鉉復知政事，珙辭疾請罷。制曰：「將相大臣，與國同體，誠欲自便，豈宜不從？苟非其時，涉於避事。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、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右僕射、兼鳳翔尹、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安平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崔珙，早以器能，周歷顯重。行己每稱其友悌，在公亦竭其精忠。自負譴前朝，遠移南僥，及我嗣守，頗聞嘉名。由是剖竹近關，揚旌右輔，為國垣翰，適資謀猷。近者犬戎輸誠，歸我故地，下議納款，且籌開疆。宜其率先啟行，副此寵待。忽覽退閑之請，頗乖毗倚之誠。陳力之方，豈無其道？匪躬之故，或異於是。以其故老，特為優容，俾居青宮之輔，仍從分洛之命。君臣禮分，予無愧焉。可太子少師，分司東都。」未幾，卒。

子涓，大中四年進士擢第。

珙弟璔、璪、璵、球、珣。

璔以書判拔萃，開成中，累遷至刑部郎中。會昌中，歷三郡刺史，位終方鎮。

璪，開成初，為吏部郎中，轉給事中。會昌初，出為陝虢觀察使，遷河南尹，入為御史中丞，轉吏部侍郎。大中初，改兵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轉運使。崔鉉再輔政，罷璪使務，檢校兵部尚書，兼河中尹、御史大夫，充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。七年，入為左丞，再遷刑部尚書。子滔，大中初登進士第。

璵，字朗士，長慶初進士擢第，又制策登科。開成末，累遷至禮部員外郎。會昌初，以考功郎中知制誥，拜中書舍人。大中五年，遷禮部侍郎。六年，選士，時謂得才。七年，權知戶部侍郎，進封博陵子，食邑五百戶，轉兵部侍郎。子澹。

澹，大中十三年，登進士第，累遷禮部員外郎，位終吏部侍郎。淡子遠。

遠，龍紀元年，登進士第。大順初，以員外郎知制誥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正拜中書舍人。乾寧三年，轉戶部侍郎、博陵縣男、食邑三百戶，轉兵部侍郎承旨。尋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遷中書侍郎，兼吏部尚書。天祐初，從昭宗東遷洛陽。罷相，守右僕射。二年，為柳璨希、朱全忠旨，累貶白州長史。行至滑州，被害於白馬驛。

遠文才清麗，風神峻整，人皆慕其為人，當時目為「釘座梨」，言席上之珍也。

球，字叔休，寶歷二年登進士第。會昌中，為鳳翔節度判官，入朝為尚書郎。子瀆。瀆，大中末亦進士登第。

崔氏咸通、乾符間，昆仲子弟紆組拖紳，歷臺閣、錢簿嶽者二十余人。大中以來盛族，時推甲等。

盧鈞

盧鈞，字子和，本范陽人。祖炅，父繼。鈞，元和四年進士擢第，又書判拔萃，調補校書郎，累佐諸侯府。太和五年，遷左補闕。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，由是知名。歷尚書郎，出為常州刺史。九年，拜給事中。開成元年，出為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等使。

其年冬，代李從易為廣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嶺南節度使。南海有蠻舶之利，珍貨輻湊。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，凡為南海者，靡不梱載而還。鈞性仁恕，為政廉潔，請監軍領市舶使，己一不干預。自貞元已來，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，因而物故，子孫貧悴，雖遇赦不能自還。凡在封境者，鈞減俸錢為營槥櫝。其家疾病死喪，則為之醫藥殯殮，孤兒稚女，為之婚嫁，凡數百家。由是山越之俗，服其德義，令不嚴而人化。三年將代，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，銘功頌德。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，婚娶相通，吏或撓之，相誘為亂。鈞至，立法，俾華蠻異處，婚娶不通，蠻人不得立田宅；由是僥外肅清，而不相犯。

會昌初，遷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使。四年，誅劉稹，以鈞檢校兵部尚書，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昭義節度、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。是冬，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。鈞升城門餞送，其家設幄觀之。潞卒素驕，因與家人訣別，乘醉倒戈攻城門。監軍以州兵拒之，至晚撫勞方定。詔鈞入朝，拜戶部侍郎、判度支，遷戶部尚書。

大中初，檢校尚書右僕射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、宣武軍節度、宋亳汴潁觀察等使，就加檢校司空。四年，入為太子少師，進位上柱國、范陽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。六年，復檢校司空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

九年，詔曰：「河東軍節度使盧鈞，長才博達，敏識宏深。藹山河之靈，抱瑚璉之器。多能不耀，用晦而彰。由嶺表而至太原，五換節鉞，仁聲載路，公論彌高。藩垣之和氣不衰，臺閣之清風常在，宜升揆路，以表群僚。可尚書左僕射。」

鈞踐歷中外，事功益茂，後輩子弟，多至臺司。至是急征，謂當輔弼，雖居端揆，心殊失望。常移病不視事，與親舊遊城南別墅，或累日一歸。宰臣令狐綯惡之，乃罷僕射，仍加檢校司空，守太子太師。物議以鈞長者，罪綯弄權。綯懼。

十一年九月，以鈞檢校司徒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興元尹，充山南西道節度使，入為太子太師，卒。

裴休

裴休，字公美，河內濟源人也。祖宣，父肅。肅，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、越州刺史、浙東團練觀察等使。時山賊栗鍠誘山越為亂，陷浙東郡縣。肅召州兵討平之，因紀其事，號《平戎記》，上之。德宗嘉賞。

肅生三子，儔、休、俅，皆登進士第。

休誌操堅正。童齔時，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。休經年不出墅門，晝講經籍，夜課詩賦。虞人有以鹿贄儔者，儔、俅烹之，召休食。休曰：「我等窮生，菜食不充，今日食肉，翌日何繼？無宜改饌。」獨不食。長慶中，從鄉賦登第，又應賢良方正，升甲科。太和初，歷諸藩辟召，入為監察御史、右補闕、史館修撰。會昌中，自尚書郎歷典數郡。

大中初，累官戶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轉運使，轉兵部侍郎，兼御史大夫，領使如故。六年八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自太和已來，重臣領使者，歲漕江、淮米不過四十萬石，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。漕吏狡蠹，敗溺百端。官舟沈溺者，歲七十余只。緣河奸史，大紊劉晏之法。洎休領使，分命僚佐深按其弊。因是所過地裏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，能者獎之。自江津達渭口，以四十萬之傭，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，悉使歸諸漕吏，巡院無得侵牟。舉新法凡十條，奏行之，又立稅茶法二十條，奏行之，物議是之。

初，休典使三歲，漕米至渭、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，更無沈舟之弊。累轉中書侍郎，兼禮部尚書。休在相位五年。

十年，罷相，檢校戶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宣武軍節度使。其年冬，進階金紫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河東縣子、食邑五百戶，守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。

十一年冬，檢校戶部尚書、潞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昭義節度、潞磁邢洺觀察使。十三年十月，加檢校吏部尚書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觀察等使。十四年八月，以本官兼鳳翔尹，充鳳翔隴州節度使。

咸通初，入為戶部尚書，累遷吏部尚書、太子少師，卒。

休性寬惠，為官不尚皦察，而吏民畏服。善為文，長於書翰，自成筆法。家世奉佛，休尤深於釋典。太原、鳳翔近名山，多僧寺。視事之隙，遊踐山林，與義學僧講求佛理。中年後，不食葷血，常齋戒，屏嗜欲。香爐貝典，不離齋中；詠歌贊唄，以為法樂。與尚書紇幹皐皆以法號相字。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，多以詞語嘲之，休不以為忤。

俅，字冠識，亦登進士第。休子　攴。

楊收

楊收，字藏之，同州馮翊人。自言隋越公素之後。高祖悟虛，應賢良制科擢第，位終朔州司馬。曾祖幼烈，位終寧州司馬。祖藏器，邠州三水丞。父遺直，位終濠州錄事參軍。家世為儒，遺直客於蘇州，講學為事，因家於吳。遺直生四子：發、假、收、嚴。

發，字至之，太和四年登進士第，又以書判拔萃，釋褐校書郎、湖南觀察推官，再辟西蜀從事。入朝為監察，轉侍御史，累遷至禮部郎中。大中三年，改左司郎中。

宣宗追尊順宗、憲宗等尊號，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，請改造及重題，詔禮官議。發與都官郎中盧搏獻議曰：

臣等伏尋舊典，栗主升祔之後，在禮無改造之文，亦無重加尊謚、改題神主之例。求之曠古，夐無其文。周加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謚，但以德合王周，遂加王號，未聞改謚易主。且文物大備，禮法可稱，最在兩漢，並無其事。光武中興，都洛陽，遣大司馬鄧禹入關，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後神主祔洛陽宗廟，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。自魏、晉迄於周、隋，雖代有放恣之君，亦有知禮講學之士，不聞加謚追尊、改主重題。書之史策，可以覆視。

今議者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。伏以鄭太后本瑯邪王妃，薨後已祔瑯邪邸廟。其後，母以子貴，將升祔太廟。賀循請重造新主，改題皇后之號，備禮告祔，當時用之。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。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，禮似不同。時諂神貪君之私，用此謬禮，改造神主。比量晉事，又絕非宜。且宣懿非穆宗之後，實武宗之母。母以子之貴，已祔別廟，正為得禮，饗薦無虧。今若從祀至尊，題主稱為太后，因臣因子，正得其宜。今乃別造新主，題去太字，即是穆宗上仙之後，臣下追致作殯之禮，瀆亂正經，實驚有識。

臣當時並列朝行，實知謬戾。以漢律，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，又其時無詔下議，遂默塞不敢出言。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，穢媟聖朝大典。猥蒙下問，敢不盡言。

臣謹按國朝前例，甚有明文。武德元年五月，備法駕於長安通義裏舊廟，奉迎宣簡公、懿王、景皇帝神主，升祔太廟。既言於舊廟奉迎，足明必奉舊主。

其加謚追尊之禮，自古本無其事，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。自此之後，數用其禮。歷檢國史，並無改造重題之文。若故事有之，無不書於簡冊。臣等愚見，宜但告新謚於廟而止。其改造重題之文，開元初，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後神主雲「天後聖帝武氏」，縚奏請削去「天後聖帝」之號，別題雲「則天順聖皇后武氏」，詔從之。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？重造主耶？亦不知用何代典禮？禮之疑者，決在宸衷。以臣所見，但以新謚寶冊告陵廟，正得其宜。改造重題，恐乖禮意。

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，而知禮者非之，以發議為是。

改授太常少卿，出為蘇州刺史。蘇，發之鄉里也。恭長慈幼，人士稱之。還，改福州刺史、福建觀察使。甌閩之人，美其能政，耆老以善績聞。朝廷以發長於邊事，移授廣州刺史、嶺南節度使。屬前政不率，蠻、夏鹹怨；發以嚴為理，軍亂，為軍人所囚，致於郵舍。坐貶婺州刺史，卒於治所。

子乘，亦登進士第，有俊才，尤能為歌詩，歷顯職。

假，字仁之，進士擢第。故相鄭覃刺華州，署為從事。從覃鎮京口，得大理評事。入為監察，轉侍御史。由司封郎中知雜事，轉太常少卿。出為常州刺史，卒官。

初，遺直娶元氏，生發、假。繼室長孫氏，生收、嚴。

收長六尺二寸，廣顙深頤，疏眉秀目；寡言笑，方於事上，博聞強記。初，家寄涔陽，甚貧。收七歲喪父，居喪有如成人。而長孫夫人知書，親自教授。十三，略通諸經義，善於文詠，吳人呼為「神童」。兄發戲令詠蛙，即曰：「兔邊分玉樹，龍底耀銅儀。會當同鼓吹，不復問官私。」又令詠筆，仍賦鈷字，即曰：「雖匪囊中物，何堅不可鈷？一朝操政事，定使冠三端。」每良辰美景，吳人造門觀神童，請為詩什，觀者壓敗其藩。收嘲曰：「爾幸無羸角，何用觸吾藩。若是升堂者，還應自得門。」收為母奉佛，幼不食肉，母亦勖之曰：「俟爾登進士第，可肉食也。」

收以仲兄假未登第，久之不從鄉賦。開成末，假擢第；是冬，收之長安，明年，一舉登第，年才二十六。

時發為潤州從事，因家金陵。收得第東歸，路由淮右，故相司徒杜悰鎮揚州，延收署節度推官，奏授校書郎。悰領度支，以收為巡官。悰罷相鎮東蜀，奏授掌書記，得協律郎。悰移鎮西川，復管記室。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，充集賢校理，改監察御史。收辭曰：「仆兄弟進退以義。頃仲兄假鄉賦未第，收不出衡門。今假從事侯府，仆不忍先為御史。相公必欲振恤孤生，俟仆稟兄旨命可也。」馬公嘉之。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，願復為參佐，悰即表為節度判官。馬公乃以收弟嚴為渭南尉、集賢校理，代收之任。

周墀罷相，鎮東蜀，表嚴為掌書記。墀至鎮而卒，悰乃辟嚴為觀察判官。兄弟同幕，為兩使判官，時人榮之。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，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。兄弟並居憲府，特為新例。

裴休作相，以收深於禮學，用為太常博士。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為監察。尋丁母喪，歸蘇州。既除，崔珙罷相，鎮淮南，以收為觀察支使。入為侍御史，改職方員外郎，分司東都。宰相夏侯孜領度支，用收為判官。罷職，改司勛員外郎、長安令。秩滿，改吏部員外郎。上言先人未葬，旅殯毗陵，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，請兄弟自往。從之。及葬，東周會葬者千人。時故府杜悰、夏侯孜皆在洛，二公聯薦收於執政。宰相令狐綯用收為翰林學士，以庫部郎中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，賜金紫，轉兵部侍郎、學士承旨。左軍中尉楊玄價以收宗姓，深左右之，乃加銀青光祿大夫、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累遷門下侍郎、刑部尚書。

收以交址未復，南蠻擾亂，請治軍江西，以壯出嶺之師。乃於洪州置鎮南軍，屯兵積粟，以餉南海。天子嘉之，進位尚書右僕射、太清太微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晉陽縣男、食邑三百戶。

收居位稍務華靡，頗為名輩所譏。而門吏僮奴，倚為奸利。時楊玄價弟兄掌機務，招來方鎮之賂，屢有請托，收不能盡從。玄價以為背己，由是傾之。

八年十月，罷知政事，檢校工部尚書，出為宣歙觀察使。韋保衡作相，又發收陰事，言前用嚴譔為江西節度，納賂百萬。明年八月，貶為端州司馬，尋盡削官封，長流驩州。又令內養郭全穆賫詔賜死。九年三月十五日，全穆追及之，宣詔訖，收謂全穆曰：「收為宰相無狀，得死為幸。心所悲者，弟兄淪喪將盡，只有弟嚴一人，以奉先人之祀。予欲昧死上塵天聽，可容一刻之命，以俟秉筆乎？」全穆許之。收自書曰：

臣畎畝下才，謬當委任。心乖報國，罪積彌天；特舉朝章，賜之顯戮。臣誠悲誠感，頓首死罪。臣出自寒門，旁無勢援，幸逢休運，累汙清資。聖獎曲流，遂叨重任。上不能罄輸臣節，以答寵光；下不能回避禍胎，以延俊乂。苟利屍素，頻歷歲時，果至聖朝，難寬大典。誠知一死未塞深愆，固不合將泉壤之詞，上塵天聽。伏乞陛下哀臣愚蠢，稍緩雷霆。臣頃蒙擢在臺衡，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，旋蒙聖造，令刺浙東。所有罪愆，是臣自負，伏乞聖慈，貸嚴微命。臣血屬皆幼，更無近親，只有弟嚴，才力尪悴。家族所恃，在嚴一人，俾存歿曲全，在陛下弘覆。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。

全穆復奏，懿崇潛然宥嚴。判官朱侃、常潾、閻均，族人楊公慶、嚴季實、楊全益、何師玄、李孟勛、馬全祐、李羽、王彥復等，皆配流嶺表。

收子鑒、鉅、鏻，皆登進士第。

鉅，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拜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，封晉陽男、食邑三百戶。從昭宗東遷，為左散騎常侍，卒。

鏻，登第後補集賢校理，藍田尉。乾寧中，累遷尚書郎。

嚴，字凜之，會昌四年進士擢第。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，選士三十人，嚴與楊知至、竇緘、源重、鄭樸五人試文合格，物議以子弟非之，起覆奏。武宗敕曰：「楊嚴一人可及第，余四人落下。」嚴釋褐諸侯府。咸通中，累遷吏部員外，轉郎中，拜給事中、工部侍郎，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。兄收作相，封章請外職，拜越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浙東團練觀察使。收罷相貶官，嚴坐貶邵州刺史。收得雪，嚴量移吉王傅。乾符四年，累遷兵部侍郎。五年，判度支。其年病卒。二子：涉、注。

涉，乾符二年登進士第。昭宗朝，累遷吏部郎中、禮、刑二侍郎。乾符四年，改吏部侍郎。天祐初，轉左丞。從昭宗遷洛陽，改吏部尚書。輝王即位，本官平章事，加中書侍郎。涉性端厚秉禮。乾寧之後，賊臣竊發，王室浸微。及天祐東遷，大事去矣。涉為時所嬰，不能自退。及命相之日，與家人相向灑泣曰：「吾不能脫此網羅，禍將至矣。」謂其子凝式曰：「今日之命，吾家重不幸矣，必累爾等。」涉謙退善處，竟以令終。

注，中和二年進士登第。昭宗朝，累官考功員外、刑部郎中。尋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，召充翰林學士，累遷戶部侍郎。輝王纘歷，兄涉為宰相，注避嫌辭內職，守戶部侍郎。

韋保衡

韋保衡者，字蘊用，京兆人。祖元貞，父慤，皆進士登第。慤，字端士，太和初登第，後累佐使府，入朝亟歷臺閣。大中四年，拜禮部侍郎。五年選士，頗得名人，載領方鎮節度，卒。

保衡，咸通五年登進士第，累拜起居郎。十年正月，尚懿宗女同昌公主。公主郭淑妃所生，妃有寵，出降之日，傾宮中珍玩以為贈送之資。尋以保衡為翰林學士，轉郎中，正拜中書舍人、兵部侍郎，承旨。不期年，以本官平章事。

保衡恃恩權，素所不悅者，必加排斥。王鐸貢舉之師，蕭遘同門生，以素薄其為人，皆擯斥之。以楊收、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，媒孽逐之。自起居郎至宰相，二年之間，階至特進、扶風縣開國侯、食邑二千戶、集賢殿大學士。十一年八月，公主薨，自後恩禮漸薄。咸通末，淮、徐盜起，素所怨者發其陰事，保衡竟得罪賜死。

弟保乂，進士登第，尚書郎、知制誥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歷禮、戶、兵三侍郎、學士承旨。坐保衡免官。

路巖

路巖者，字魯瞻，陽平寇氏人也。祖季登，大歷六年登進士第，累辟諸侯府。升朝為尚書郎，遷左諫議大夫，卒。生三子，群、庠、單，皆登進士第。

群，字正夫，既擢進士，又書判拔萃，累佐使府。入朝為監察御史。穆宗初即位，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，稱旨，累加兵部郎中。太和二年，遷諫議大夫，以本官充侍講學士。四年，罷侍講為翰林學士。五年，正拜中書舍人，學士如故。

群精經學，善屬文。性仁孝，誌行貞潔。父母歿後，終身不茹葷血。歷踐臺閣，受時君異寵，未嘗以勢位自矜。與士友結交，榮達如一。八年正月病卒，君子惜之。二子：嶽、巖，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。

巖，幼聰敏過人，父友踐方鎮，書幣交辟，久之方就。數年之間，出入禁署。累遷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。咸通三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年始三十六。在相位八年，累兼左僕射。懿宗時，王政多僻，宰臣用事。巖既承委遇，稍務奢靡，頗通賂遺。及韋保衡尚公主，素惡巖為人。保衡作相，罷巖知政事，以檢校左僕射出為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未幾，改荊南節度。詔令六月下峽赴鎮，尋復罷之。

嶽，歷兩郡刺史，入為給事中。子德延。

夏侯孜

夏侯孜，字好學，本譙人。父審封。孜，寶歷二年登進士第，釋褐諸侯府，累遷婺、絳二郡刺史。入為諫議大夫，轉給事中。十年，改刑部侍郎。十一年，兼御史中丞，遷尚書右丞、上柱國，賜紫金魚袋。十一年二月，遷朝議大夫，守戶部侍郎，判戶部事。再加兵部侍郎，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。懿宗即位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累加左僕射、門下侍郎，封譙郡侯，與路巖、楊收同輔政。咸通八年，罷相，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，兼成都尹，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屬南蠻入寇，蜀中饑饉，軍儲不備，蠻陷嶲州，蜀川大擾。尋移孜為河中尹、檢校司徒、河中晉絳節度使。

九年，龐勛據徐州，南蠻深入。天子懲孜治蜀無政，詔曰：

河中晉絳磵隰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司徒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河中尹、上柱國、譙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夏侯孜，早以文詞，遂登科第，累更清貫，亦有能名。東陽推撫俗之能，故絳著臨人之稱。其後用司風憲，寵領藩條，皆以公才，不辜時選。洎掌於經費，備歷重難，居然要會之權，頗得均平之道。錄其績效，擢處鈞衡。造膝之時，亦聞其算畫；沃心之際，備見其謀猷。於是念彼邊隅，探臨巴蜀，藉其才術，再靜蠻陬。翻致帑廩空虛，軍資窘竭，冤流闔境，寇逼連甍。雖易帥已來，頻移星琯，而無備之後，歲有干戈。昨者僥障初安，瘡痍復釁。敷尋事實，果驗根由。既乖經濟之源，益昧君臣之義。出於物論，非獨予懷，是議難處近藩，爰更散秩。可太子少保，分司東都。

未幾卒。

子潭、澤，皆登進士第。潭，累官至禮部侍郎。中和三年選士，多至卿相。子坦。

劉瞻

劉瞻，字幾之，彭城人。祖升，父景。瞻，太和初進士擢第。四年，又登博學宏詞科，歷佐使府。咸通初升朝，累遷太常博士。劉瑑作相，以宗人遇之，薦為翰林學士。轉員外郎中，正拜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，承旨。出為太原尹、河東節度使。入拜京兆尹，復為戶部侍郎、翰林學士。十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書侍郎，兼刑部尚書、集賢殿大學士。

十一年八月，同昌公主薨，懿宗尤嗟惜之。以翰林醫官韓宗召、康仲殷等用藥無效，收之下獄。兩家宗族，枝蔓盡捕三百余人，狴牢皆滿。瞻召諫官令上疏，無敢極言。瞻自上疏曰：

臣聞修短之期，人之定分。賢愚共一，今古攸同。喬松葬花，稟氣各異。至如錢鏗壽考，不因有智而延齡；顏子早亡，不為不賢而促壽。此皆含靈稟氣，修短自然之理也。一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，深軫聖慈。醫藥無征，幽明遽隔。陛下過鐘宸愛，痛切追思，爰責醫工，令從嚴憲。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，備荷寵榮，想於診候之時，無不盡其方術。亦欲病如沃雪，藥暫通神，其奈禍福難移，竟成差跌。原其情狀，亦可哀矜。而差誤之愆，死未塞責。

自陛下雷霆一怒，朝野震驚，囚九族於狴牢，因兩人之藥誤。老幼械系三百余人，咸云：「宗召荷恩之日，寸祿不沾，進藥之時，又不同議。此乃禍從天降，罪匪己為。」物議沸騰，道路嗟嘆。

陛下以寬仁厚德，禦宇十年，四海萬邦，鹹歌聖政。何事遽移前誌，頓易初心。以達理知命之君，涉肆暴不明之謗。且殉宮女而違道，囚平人而結冤，此皆陛下安不思危，忿不顧難者也。

陛下信崇釋典，留意生天，大要不過喜舍慈悲，方便布施，不生惡念，所謂福田。則業累盡消，往生忉利，比居濁惡，未可同年。伏望陛下盡釋系囚，易怒為喜，虔奉空王之教，以資愛主之靈。中外臣僚，同深懇激。

帝閱疏大怒，即日罷瞻相位，檢校刑部尚書、同平章事、江陵尹，充荊南節度等使。再貶康州刺史，量移虢州刺史。入朝為太子賓客分司。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、右諫議大夫高湘、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、禮部郎中魏纶、兵部員外張顏、刑部員外崔彥融、御史中丞孫瑝等，皆坐瞻親善貶逐。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。

劉瑑

劉瑑者，彭城人。祖璠，父煟。瑑，開成初進士擢第。會昌末，累遷尚書郎、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大中初，轉刑部侍郎。瑑精於法律，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，分為六百四十六門，議其輕重，別成一家法書，號《大中統類》

，奏行用之。出為河南尹，遷檢校工部尚書、汴州刺史、宣武軍節度使。十一年五月，加檢校禮部尚書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觀察等使。其年十二月入朝，拜戶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尋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十二年，累加集賢殿大學士。罷相，又歷方鎮，卒。弟頊，亦登進士第。

曹確

曹確，字剛中，河南人。父景伯，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，又登制科。確，開成二年登進士第，歷聘藩府。入朝為侍御史，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，轉郎中，入內署為學士，正拜中書舍人，賜金紫，權知河南尹事。入為兵部侍郎。咸通五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書侍郎、監修國史。

確精儒術，器識謹重，動循法度。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，確執奏曰：「臣覽貞觀故事，太宗初定官品令，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，顧謂房玄齡曰：『朕設此官員，以待賢士。工商雜色之流，假令術逾儕類，止可厚給財物，必不可超授官秩，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。』太和中，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，拾遺竇洵直極諫，乃改授光州長史。伏乞以兩朝故事，別授可及之官。」帝不之聽。

可及善音律，尤能轉喉為新聲，音辭曲折，聽者忘倦。京師屠沽效之，呼為「拍彈」。同昌公主除喪後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。可及乃為《嘆百年舞曲》。舞人珠翠盛飾者數百人，畫魚龍地衣，用官騑五千匹。曲終樂闋，珠璣覆地，詞語淒惻，聞者涕流，帝故寵之。嘗於安國寺作《菩薩蠻舞》，如佛降生，帝益憐之。可及嘗為子娶婦，帝賜酒二銀樽，啟之非酒，乃金翠也。人無敢非之者，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，帝猶顧待不衰。僖宗即位，崔彥昭奏逐之，死於嶺表。

確累加右僕射，判度支事。在相位六年。九年罷相，檢校司徒、平章事、潤州刺史、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。以出師扞龐勛功，就加太子太師。弟汾，亦進士登第，累官尚書郎、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出為河南尹，遷檢校工部尚書、許州刺史、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。入為戶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弟兄並列將相之任，人士榮之。

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，及居相位，廉儉貞苦，君子多之，稱為曹、畢。

畢諴

畢諴者，字存之，鄆州須昌人也。伯祖構，高宗時吏部尚書。構弟栩，酆王府司馬，生淩。淩為汾州長史，生匀，為協律郎。匀生諴，少孤貧，燃薪讀書，刻苦自勵。既長，博通經史，尤能歌詩。端慤好古，交遊不雜。太和中，進士擢第，又以書判拔萃，尚書杜悰鎮許昌，辟為從事。悰領度支，諴為巡官。悰鎮揚州，又從之。悰入相，諴為監察，轉侍御史。

武宗朝，宰相李德裕專政，出悰為東蜀節度。悰之故吏，莫敢餞送問訊，唯諴無所顧慮，問遺不絕。德裕怒，出諴為磁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德裕得罪，凡被譴者皆征還。諴入為戶部員外郎，分司東都，歷駕部員外郎、倉部郎中。故事，勢門子弟，鄙倉、駕二曹，居之者不悅。唯諴受命，恬然恭遜，口無異言，執政多之。改職方郎中，兼侍御史知雜。其年。召為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，遷刑部侍郎。

自大中末，党項羌叛，屢擾河西。宣宗召學士對邊事。諴即援引古今，論列破羌之狀。上悅，曰：「吾方擇能帥，安集河西，不期頗、牧在吾禁署，卿為朕行乎？」諴忻然從命，即用諴為邠寧節度、河西供軍安撫等使。諴至軍，遣使告喻叛徒，諸羌率化。又以邊境禦戎，以兵多積谷為上策。乃召募軍士，開置屯田，歲收谷三十萬石，省度支錢數百萬。詔書嘉之，就加檢校工部尚書，移鎮澤潞，充昭義節度使。二年，改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東節度使。太原近胡，九姓為亂。諴明賞罰，謹斥候，期年，諸部革心。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，移授汴州刺史，充宣武軍節度、宋亳汴觀察等使。其年，入為戶部尚書，領度支。月余，改禮部尚書，同平章事，累遷中書侍郎、兵部尚書、集賢大學士。

在相位三年，十月以疾固辭位，詔守兵部尚書，以其本官同平章事，出鎮河中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卒於鎮，時年六十二。

諴謹重，長於文學，尤精吏術。在相位，以同官任情不法，固辭而免，君子美之。

子紹顏、知顏，登進士第，累歷顯官。

杜審權

杜審權，字殷衡，京兆人也。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。祖佐，位終大理正。佐生二子：元頴、元絳。

元潁，穆宗朝宰相。絳位終太子賓客。絳生二子：審權、蔚，並登進士第。

審權，釋褐江西觀察判官，又以書判拔萃，拜右拾遺，轉左補闕。大中初，遷司勛員外郎，轉郎中知雜。又以本官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十年，權知禮部貢舉。十一年，選士三十人，後多至達官。正拜禮部侍郎。其年冬，出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、陝虢都團練觀察使，加檢校戶部尚書、河中尹、河中晉絳節度使。

懿宗即位，召拜吏部尚書。三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累加門下侍郎、右僕射。九年罷相，檢校司空，兼潤州刺史、鎮海軍節度使、蘇杭常等州觀察使。

時徐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，據徐、泗，大擾淮南。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狐綯、荊南節度使崔鉉，奉詔出師，掎角討賊；而浙西饋運不絕，繼破徐戎。賊平，召拜尚書左僕射。十一年，制曰：

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司空、守尚書左僕射、上柱國、襄陽郡開國公、食邑二千戶杜審權，韻合黃鐘，行真白璧。沖粹孕靈嶽之秀，精明涵列宿之光，塵外孤標，雲間獨步。踐歷華貫，余二十年；鑒裁名流，凡幾百輩。清切之任無不試，重難之務無不經。靜而立名，嚴以肅物。絕分毫徇己之意，秉尺寸度量之懷。貞方飾躬，溫茂繕性。儉不逼下，畏以居高。語默適時，喜慍莫見。頃罷機務，鎮於金陵，值淮夷猖狂，干戈悖起。累發猛士，挫彼賊鋒；廣備糗糧，助茲軍食。深惟將相之大體，頗睹文武之全才。王導以蕭灑之名，不忘戎事；謝安以恬淡之德，亦在兵間。及馳馬來朝，擢居端揆，嚴重自處，恬曠不渝。虞芮之故都，前蹤尚爾；邾瑕之舊地，往事依然。兼以股肱之良，為吾腹心之寄。改佩相印，更握兵符。仍五教之崇名，極一時之盛禮。可檢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、河中尹，充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。

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、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，入為太子太傅，分司東都。卒，贈太師，謚曰德。

三子：讓能、彥林、弘徽。

子 杜讓能

讓能，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，釋褐咸陽尉。宰相王鐸鎮汴，奏為推官。入為長安尉、集賢校理。丁母憂，以孝聞。服闋，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，得殿中，賜緋。入為監察。牛蔚鎮興元，奏為節度判官。入為右補闕，歷侍御史、起居郎、禮部、兵部員外郎。蕭遘領度支，以本官判度支案。

黃巢犯京師，奔赴行在，拜禮部郎中、史館修撰。尋以本官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謝日，面賜金紫之服，尋召充翰林學士。六飛在蜀，關東用兵，征發招懷，書詔雲委。

讓能詞才敏速，筆無點竄，動中事機，僖宗嘉之，累遷戶部侍郎。從駕還京，加禮部尚書，進階銀青光祿大夫，封建平縣開國子，食邑五百戶。轉兵部尚書、學士承旨。

沙陁逼京師，僖宗蒼黃出幸。是夜，讓能宿直禁中，聞難作，步出從駕。出城十餘里，得遺馬一匹，無羈勒，以紳束首而乘之。駕在鳳翔，朱玫兵遽至；僖宗急幸寶雞，近臣唯讓能獨從。翌日。孔緯等六七人至。邠師攻關，帝幸梁、漢，棧道為石協所毀，崎嶇險阻之間，不離左右。帝顧謂之曰：「朕之失道，再致播遷。險難之中，卿常在側，古所謂忠於所事，卿無負矣！」讓能謝曰：「臣家世歷重任，蒙國厚恩，陛下不以臣愚，擢居近侍。臨難苟免，臣之恥也；獲扞牧圉，臣之幸也。」至褒中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改兵部侍郎，同平章事。

時朱玫立襄王稱制，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，貢賦殆絕。朝士才十數人，行帑無寸金，衛兵不宿飽。帝垂泣側席，無如之何。讓能首陳大計，請以重臣使河中，諭王重榮以大義，果承詔請雪，以圖討逆。京師平，拜特進、中書侍郎，兼兵部尚書、集賢殿大學士，進封襄陽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駕在鳳翔，李昌符作亂，倏然變起，讓能單步入侍。時朝臣受偽署者眾，法司請行極法，以戒事君。讓能固爭之，獲全者十七八。昭宗纂嗣，賜「扶危啟運保乂功臣」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左僕射，封晉國公，增邑千戶，仍賜鐵券。誅秦宗權，許、蔡平定，加司空、門下侍郎、監修國史。昭宗郊禮畢，進位司徒、太清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、諸道鹽鐵轉運等使，加食邑一千戶。明年，冊拜太尉，加食邑一千戶。

自大順已來，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，恃功驕恣。會楊復恭走山南，茂貞欲兼有梁、漢之地，亟請問罪，詔未允而出師。昭宗怒其專，不得已而從之。及山南平，詔授以茂貞鎮興元，徐彥若鎮鳳翔，仍割果、閬兩州隸武定軍。茂貞怒，上章論列，語辭不遜。又與讓能書曰：

宰相之職，外撫四夷，內安百姓。陰陽不順，猶資燮理之功；宇宙將傾，須假扶持之力。即萬靈舒慘，四海安危，盡系朝綱，鹹由廟算，既為重任，方屬元臣。況今國步猶艱，皇居未壯。曩日九衢三市，草擁荒墟；當時萬戶千門，霜凝白骨。大廈傾欹而未已，沈屙綿息以無余。皆云非賢後無以拯社稷之危，非真宰無以革寰區之弊。

今明公舍築入夢，投竿為師，踐履中臺，制臨外閫，不究興亡之理，罕聞沈斷之機。蓋意有所不平，心有所未悟，輒思上問，願審臧謀。

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，阻艱西道，將圖割據，吞並東川。居巴、幹為一窟豺狼，在梁、漢致十年荊棘。果聞敗衄，尋挫兇狂。既前去而不諧，思卻歸而無地。當道與邠州見為隔絕綱運，方舉問罪兵師，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，割果、閬之兩郡，未審是何名目？酬何功勞？紊大國之紀綱，蠹天子之州縣，非惟取笑於童稚，抑亦包羞於馬牛。自謂奇謀，信為獨見。伏慮是明公賞兇黨無君之輩，挫忠臣奉國之心。要助奸邪，須摧正直。又聞公切於保位，利在安家。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內地。雖知深奧，罕測津涯，亦聞駭異群情，頗，是喧騰眾口。

其悖戾如此。

京師百姓，聞茂貞聚兵甲，群情恟々，數千百人守闕門。候中尉西門重遂出，擁馬論列曰：「乞不分割山南，請姑息鳳翔，與百姓為主。」重遂曰：「此非吾事，出於宰相也。」昭宗怒，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，不歸第。月余，宰相崔昭緯陰結邠、岐為城社，凡讓能出一言，即日達於茂貞、行瑜。茂貞令健兒數百人，雜市人於街。崔昭緯、鄭延昌歸第，市人擁肩輿訴曰：「岐帥無罪，幸相公不加討伐，致都邑不寧。」二相輿中喻之曰：「大政聖上委杜太尉，吾等不預。」市豪褰簾熟視，又不之識，因投瓦石，擊二相之輿。崔、鄭下輿散走，匿身獲免。是日，喪堂印公服，天子怒，捕魁首誅之，由是用兵之意愈堅。京師之人，相與藏竄，嚴刑不能已。讓能奏曰：「陛下初臨大寶，國步未安。自艱難以來，且行貞元故事，姑息藩鎮。茂貞邇在國門，不宜起怨。臣料此時未可行也。」帝曰：「政刑削弱，詔令不出城門，此賈生慟哭之際也。又《書》不雲乎？藥不瞑眩，厥疾弗瘳。朕不能孱孱度日，坐觀淩弱。卿為我主張調發，用兵吾委諸王。」讓能對曰：「陛下憤藩臣之倔強，必欲強幹弱枝以隆王室，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，以成陛下之誌，不宜獨任微臣。」帝曰：「卿位居元輔，與朕同休共戚，無宜避事。」讓能泣辭曰：「臣待罪臺司，未乞骸骨者，思有以報國恩耳，安敢愛身避事？況陛下之心，

憲祖之誌也。但時有所不便，勢有所必然。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，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，敢不奉詔，繼之以死！」

景福二年秋，上以嗣覃王為招討使，神策將李钅 歲副之，率禁軍三萬，送彥若赴鎮。崔昭緯密與邠、鳳結托，心害讓能；言討伐非上意，出於大尉也。九月，茂貞出軍逆戰，王師敗於盩厔。岐兵乘勝至三橋。讓能奏曰：「臣固預言之矣。請歸罪於臣，可以紓難。」上涕下不能已，曰：「與卿訣矣。」即日貶為雷州司戶。茂貞在臨皐驛，請誅讓能。尋賜死，時年五十三。駕自石門還京，念讓能之冤，追贈太師。

子光乂、曉，以父枉橫，不求聞達。曉入梁，位亦至宰輔。

子 杜彥林 杜弘徽

彥林、弘徽，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。彥林，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、知制誥，拜中書舍人。天祐初，為御史中丞。

弘徽，累官至中書舍人，遷戶部侍郎，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，與兄同日被害。

劉鄴

劉鄴，字漢藩，潤州句容人也。父三復，聰敏絕人，幼善屬文。少孤貧，母有廢疾，三復丐食供養，不離左右，久之不遂鄉賦。

長慶中，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，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，以所業文詣郡幹謁。德裕閱其文，倒屣迎之，乃辟為從事，管記室。母亡，哀毀殆不勝喪。德裕三為浙西，凡十年，三復皆從之。太和中，德裕輔政，用為員外郎。居無何，罷相，復鎮浙西，三復從之。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。深重其才，嘗為詩贈三復，序曰：「從弟三復，三為浙右從事，凡十余年。往年主公入相，薦用登朝，中復從公之京口，未幾而罷。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，旋承新命，改轅而東。三從公皆在舊地，征諸故事，夐無其比，因賦詩餞別以誌之。」又從德裕歷滑臺、西蜀、揚州，累遷御史中丞。會昌中，德裕用事，自諫議、給事拜刑部侍郎、弘文館學士判館事。

朝廷用兵誅劉稹，澤潞既平。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，欲原之。法司定罪，以

劉稹之叛，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，泣告以固逆謀。三復奏曰：

劉從諫苞藏逆謀，比雖已露，今推窮仆妾，尤得事情。據其圖謀語言，制度服物，人臣僭亂，一至於斯。雖生前幸免於顯誅，而死後已從於追戮，凡在朝野，同深慶快。且自古人臣叛逆，合有三族之誅。《尚書》曰：「乃有顛越不恭，我則劓殄滅之，無遺育，無俾易種於茲新邑。」如此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！又況從諫死後，主張狂謀，罪狀非一。劉稹年既幼小，逆節未深，裴為母氏，固宜誡誘。若廣說忠孝之道，深陳禍福之源，必冀虺毒不施，梟音全革。而乃激厲兇黨，膠固叛心，廣招將校之妻，適有酒食之宴；號哭激其眾意，贈遺結其群情。遂使叛黨稽不舍之誅，孽童延必死之命，以至周歲。方就誅夷，此阿裴之罪也。雖以裴問之功，或希減等，而國家有法，難議從輕。伏以管叔，周公之親弟也，有罪而且誅之。以周公之賢，尚不舍兄弟之罪，況裴問之功效，安能破朝廷法耶？據阿裴廢臣妾之道，懷逆亂之謀，裴問如周公之功，尚合行周公之戮。況於朝典，固在不疑。阿裴請準法。

從之。三復未幾病卒。

鄴六七歲能賦詩，李德裕尤憐之，與諸子同硯席師學。大中初，德裕貶逐，鄴無所依，以文章客遊江、浙。每有制作，人皆稱誦。高元裕廉察陜虢，署為團練推官，得秘書省校書郎。咸通初，劉瞻、高璩居要職，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，召充翰林學士，轉尚書郎中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、學士承旨。

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，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，累有赦宥，不蒙恩例。懿宗即位，綯在方鎮，屬郊天大赦，鄴奏論之曰：「故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，其父吉甫，元和中以直道明誠，高居相位，中外鹹理，訏謨有功。德裕以偉望宏才，繼登臺袞；險夷不易，勁正無群。稟周勃厚重之姿，慕楊秉忠貞之節。頃以微累，竄於遐荒，既迫衰殘，竟歸冥寞。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。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，覃作解之恩，移授郴州郴縣尉，今已歿於貶所。倘德裕猶有親援，可期振揚，微臣固不敢上論，以招浮議。今骨肉將盡，生涯已空，皆傷棨戟之門，遽作荊榛之地；孤骨未歸於塋兆，一男又沒於湘江。特乞聖明，俯垂哀湣，俾還遺骨，兼賜贈官。上弘錄舊之仁，下激徇公之節。」詔從之。

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。其年同平章事，判度支，轉中書侍郎，兼吏部尚書，累加太清宮使、弘文館大學士。僖宗即位，蕭倣、崔彥昭秉政，素惡鄴，乃罷鄴知政事，檢校尚書左僕射、同平章事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淮南節度使。是日鄴押班宣麻竟，通

事引鄴內殿謝，不及笏記，鄴自敘十余句語云：「霖雨無功，深愧代天之用；煙霄失路，未知歸骨之期。」帝為之惻然。

黃巢渡淮而南，詔以浙西高駢代還，尋除風翔尹、鳳翔隴右節度使，以疾辭，拜左僕射。巢賊犯長安，鄴從駕不及，與崔沆、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。旬日，賊嚴切追捕，三人夜竄；為賊所得，迫以偽命，稱病不應，俱為賊所害。

豆盧瑑

豆盧瑑者，河東人。祖願，父籍，皆以進士擢第。瑑，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。咸通末，累遷兵部員外郎，轉戶部郎中知制誥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正拜中書舍人。乾符中，累遷戶部侍郎、學士承旨。六年，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。宣制曰，大風雷雨拔樹。左丞韋蟾與王瑑善，往賀之。瑑言及雷雨之異，蟾曰：「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。」瑑笑答曰：「霖何甚耶？」及巢賊犯京師，從僖宗出開遠門，為盜所制，乃匿於張直方之家，遇害。識者以風雷，不令之兆也。

弟瓚、璨，皆進士登第，累歷清要。瓚子革，中興位亦至宰輔。

史臣曰：近代衣冠人物，門族昌盛，從、廞之後，實富名流。而彥曾屬徐亂之秋，胤接李亡之數，計則繆矣，天可逃乎？楊、劉、曹畢諸族，門非世胄，位以藝升，伏膺典墳，俯拾青紫。而收得位求侈，以至敗名。行己飭躬，此為深誡！杜氏三世輔相，太尉陷於橫流，臨難忘身，可為流涕。

贊曰：漢代荀、陳，我朝崔、杜。有子有弟，多登宰輔。裴士改節，楊子敗名。膏粱移性，信而有征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